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二十六考證

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云云○臣召南按後志曰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此志馬續所撰也故晉志引此文直曰馬續云

暈適背穴注孟康曰暈日旁氣也○暈監本訛背從宋本改

中宮天極星○監本接連前文自然之符也非是今另提行

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臣召南按此與史記天官書同但紫宫匡衛實十五星西藩七東藩八與太微垣十二星不同晉志可証此與史記並曰十二星何也

後十七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臣召南按此志於經星俱直用天官書閣道星數天官書云六星是也何以言十七星乎晉志亦作六星疑十七二字係傳寫之訛

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晉志作依烏郎府

廷藩西有隨星四曰少微○臣召南按天官書作隋星

注隋音他果反此志宋本監本並作隨星葢誤

東井西曲星曰戉○臣召南按戉字係戊字之訛戉即

古鉞字天官書曰其西曲星曰鉞又曰鉞北北河南

南河又曰傷成鉞其文甚明晉志鉞一星附井之前

主伺淫奢而斬之即解字義此志宋本別本並作戊

字非也存說于此

旁一星曰王梁○天官書作王良晉志亦作王良此作梁誤

曰天横○横天官書作潢

歲星○凌稺隆曰自此以下與史記有異同

太白注晉灼曰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按寅戌當作辰戌

戊巳中州河濟○戊訛戍今改正

如星非星○臣永祚按監本連接上文非也今另提行

又星者金之散氣旬始出于北方天暒而現景星日有中道皆自為一段監本並連接寫今俱提行

凡候歲美惡○臣永祚按凡望雲氣凡候歲美惡皆自為一段不相連接監本誤也今於每段俱另提行

十二月白氣出西南○監本于十二月上衍建平元年四字從宋本删去

前漢書卷二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上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虙讀與伏同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

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寳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為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此以下皆周書洪範之文王廼言曰烏嘑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逌敘服虔曰騭音陟應劭曰陰覆也騭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逌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騭音質騭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也箕子廼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

水汩陳其五行應劭曰陻塞也汩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師古曰汩音骨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逌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斁敗也音丁故反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死殛音居力反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逌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曰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次四曰叶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為之條紀也師古曰

叶讀曰叶和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極大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讀曰乂）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

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隂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𣀀福傳以洪範師古曰𣀀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傅讀曰附謂附著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歆師古曰擥字與擥同謂引取之擥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鑄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説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傳曰田獵不宿服虔曰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享獻之禮也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復斂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則木不曲直説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為木故云地上之木也其於王事威儀容貌

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玭珠以納其閒右徵角而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也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玭音步于反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衡上鸞亦以金為鸞鳥而栖衡銜鈴焉施於鑣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也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三驅也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逰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妄興繇

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揉輪不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及變為人形是也是為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師古曰雰音紛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僑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

謀欲作亂不克而出奔齊公子偃宣公庶子成公弟也豫喬如之謀故見誅事並在十六年冬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行父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師古曰晉楚戰于鄢陵吕錡射恭王中目鄢陵鄭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煇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師古曰鄉讀曰嚮書云知人則悊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謩之辭悊智也能知其

材則能官之所以為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稷禼以下遠四佞而放諸壄師古曰四佞即四凶也遠離也壄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也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師由舊章師古曰師循也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適讀曰嫡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廼信道不篤或燿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讀曰燄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

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云八妾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師古曰謂欲弑桓公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師古曰言世子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齊侯殺桓公也

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也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曰嚴凡漢書載謚姓為嚴者皆類此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内多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即武孟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恭姬因侍人貂以薦羞於公請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

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齊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為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疫殺其民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僖後皆類此穀梁以為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也本非正嫡僖既為君而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經

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公為弟故云卑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為夫人師古曰僖公初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致其女脅魯使立為夫人事見公羊穀梁傳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

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宫災穀梁以爲宣宫不言謚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

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文公之庶子襄仲殺赤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

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轡以弓梏弱于朝宋平公怒逐之遂來奔事在襄六年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及之故徹去塗大屋師古曰大屋難徹故以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畚𦰡應劭曰畚草籠也讀與本同𦰡所以輿土也師古曰𦰡居玉反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即盎也綆音工杏反備水器師古曰縈甕之屬也許氏說文解字曰縈備火令之長頸瓶也畜水潦積土塗師古曰潦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禦之備恐因火有它故也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之道皆立標

記也儲正徒師古曰儲偫也正徒役徒也偫音丈紀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師古曰郊保之人謂郊野之外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又飭衆官各慎其職師古曰飭讀與敕同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曰士弱晉大夫士莊伯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師古曰咮音竹救反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天

不復告故無象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宋祁曰咮邵本作喙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偰音先列反字或作卨其用同耳㨿諸典籍相土即卨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

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傳寫誤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與楚客盟平公殺之事在襄二十六年痤音在戈反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晉大夫伯瑕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器法

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公羊經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射而殺之楚子為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

何謬乎　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廢疾招殺太子而立公子留事在昭八年招音韶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乃復封陳至此時陳又為楚靈王所滅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已為楚縣猶追書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夏之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師古曰裨竈鄭大夫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

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為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為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為火二

牡木以天三為土十牡土以天五為水六牡火以天七為金四牡金以天九為木八牡陽奇為牡陰耦為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已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衞陳鄭之君

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子鄭桓公宣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劉獻公摯也單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圉也召伯莊公奐也毛伯毛得也皆周大夫也子鼂景王庶子也鼂古朝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

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皐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乃行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皐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殷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師古曰存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

叢臺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妬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臧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絶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

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闕之屏也解具在文紀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

姬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師古曰孰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

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皐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

顯示也音胡電反以下並同 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恣貌也師古曰睢音呼季反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

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離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古側字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臯當重燔簡臯當輕承天

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顓與專同不請者不待奏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宫柏梁臺災先是大風發其

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曰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此火為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閿鄉湖

城二縣界明年屈釐復坐祝詛要斬師古曰詛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宋祁曰作錢錢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顓權鳳誣章以大逆罪下獄死妻子徙

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絶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

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
上侍疾醫言禁内後宫皆不得進唯皇后顓寢皇后年
六歳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絶繼嗣光執朝政猶周
公之攝也是歳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尚書有明
慤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
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
廟皆在城中孝文廟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
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

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
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
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禄大
夫周堪輔政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
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廻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
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熢晉灼曰兎首曰烽兢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

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為先是上
復徵用周堪為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為大中大夫石
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
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
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
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為國害後堪希得進
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
於公車成帝即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

皇考廟災初宣帝為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顓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寖盛師古曰寖古浸字浸漸也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蠱之禍宣帝既立追加尊號

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絶祭祀有凶惡之𥚃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宫臨華殿及未央宫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宫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宫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音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舉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宫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

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故天象仍見師古曰仍重也明年成都侯

商薨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

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

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

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

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

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師古曰原

廟重廟也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複道故復

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宗廟師古曰墮毁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得禮之

中而失於奢則不如儉故禹卑宮室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謂勤於治水而所居狹陋也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謂正嫡也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旁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

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叔牙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無麥禾凡四歲也旤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

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興師出征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戢聚也櫜韜也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悅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卦彖曰說以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讀曰悅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師古曰睢音呼季反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讀與沍同沍凝也音下故反春秋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劉敞曰冰音凝及為變怪是為金不

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晉掌樂大夫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信讀曰申言不得申其性命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師古曰虒祁地在絳西臨汾水虒音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

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冀縣南山也聲隆隆如雷

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韋昭曰天水縣壄雞皆鳴師古曰雉也

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

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

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繫重囚之處篡死辠囚鄭躬等盜庫兵劫

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寖廣明年冬廼伏誅

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

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

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廼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今皆還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虒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壄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

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顓事有知誅

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兹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過有德兹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德者雍遏不見用也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兹謂追非李竒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釋有罪之人而歸無辜者也解止也追非遂非也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兹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兹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師古曰函讀與含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宋祁曰穀當作殺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弒兄

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師古曰宗華父督為太宰弒殤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郜大鼎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怨而求助齊衛助之桓公懼而會紀侯鄭伯及四國之師大戰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劉歆以為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宿之邑而有周公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祊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

劉向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乘丘鄑鄑魯地鄑音子移反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萬宋大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

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慼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二十四年

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韋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將迎夫人故為盛飾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簡慢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九年秋取根牟公羊傳曰根牟

者何邾婁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故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歸齊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宣既即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貜且亦齊出也師古曰貜且邾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女所生貜音俱碧反又音钁且音子余反而宣比與邾交兵師古曰比頻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旤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

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代鄭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是也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鄆鄆季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顓與專同專者不稟命於公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仲孫羯帥師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師古曰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是也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

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同圍齊二十三年救晉二十四年又侵齊是重犯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頻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冒頓單于閼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室女為單于閼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師古曰親盡則毀故云迭毀事在韋玄成傳）

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時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考證

五行志上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臣召南按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即尚書本文祗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為洪範始于孔安國書傳而劉歆父子又言之後儒遂依其說

登車有和鸞之節注亦以金為鑾鳥而栖衡銜鈴焉○

衙監本訛衡從宋本改

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定哀監本作哀定非也今改正

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臣召南按此條及下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其事正同宋祁並疑鑄鐵當作鑄錢非也元狩五年以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行安得有外郡鑄錢之事雖涿郡鐵飛武紀不

載而涿郡有鐵官地理志有明文矣至河平沛郡鐵散則孝成紀亦載其事不得疑鐵字為錢字之訛也

則土失其性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無監本訛有從宋本改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云云○臣召南按經但云大無麥禾三家所同並無大水水字故劉向以屬土不稼穡然玩董仲舒說又似公羊經有大水之文乃今本公羊亦無水字何也

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宫注在絳西臨汾縣○絳監本訛鋒今改正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苗監本訛田今改正

前漢書卷二十七上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下上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蔡炎林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恭作肅從作乂師古曰乂讀曰乂乂治也其下亦同明作悊聰作謀應劭

曰上聽則下謀故聽為謀也睿作聖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休徵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曰肅時雨若應劭曰居上而敬則雨順之乂時陽若應劭曰君政治則陽順之悊時奥若應劭曰悊明也師古曰奥讀曰燠燠溫也音於六反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師古曰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咎徵師古曰言惡行之驗曰狂恒雨若僭恒陽若應劭曰僭差僭舒恒奥若急恒寒若霿恒風若服虔曰霿音人傋霿應劭曰人君瞉霿鄙吝則風不順之也師古曰凡言恒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恒久為災也霿音莫豆反傋瞉並音構又音寇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

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列反其下並同時則有雞旤師古曰旤與禍同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韋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師古曰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内曰眚外曰祥痾音阿唯金沴木曰沴服虔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師古曰夭音烏老反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

時則以絶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内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師古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

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音匹妙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魚大上以為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

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奥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政不順則致妖順則致福也師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兊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耳既與妖痾祥眚同

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厲公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瞽樂太師史太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師古曰體定則目安足之進退皆無違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師古曰視瞻得其宜行步中其節也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

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虖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讁則可以知德矣師古曰讁責也無讁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視遠曰絶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師古曰爽差也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淫邪也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所履皆德行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行相覆則為信矣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茍喪其一則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師古曰既盡也若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也步高二也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

之咎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師古曰屈瑕即莫囂也鬭伯比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還謂其馭曰莫囂必敗師古曰莫囂楚官名也字或作敖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止足也遽見楚子以告師古曰遽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師古曰無次不為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公夷吾也諸侯即位天子則賜命圭以為瑞受玉惰師古曰不敬其事也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

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幹無敬則禮不行故比之於輿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郤錡晉大夫駒伯也乞師欲以伐秦也將事致其君命也錡音牛爾反孟獻子曰郤氏其亡虖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也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立不敬則身不安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成公十三

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服虔曰脤祭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脤讀與蜃同以出師而祭社謂之宜脤者即宜社之肉也蜃大蛤也音上忍反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劉子即康公也中謂中和之氣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應劭曰膰祭肉也師古曰膰音扶元反神之大節也師古曰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虖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師古曰定公名臧苦成叔晉大夫郤犨也晉使郤犨如衛故定公享之惠子衛大夫甯殖也相謂贊相其禮苦成叔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其下並同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虖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㽦福也師古曰食讀曰飤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罰爵徒觩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儌謂儌幸也萬福言其多也謂飲酒者不儌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觩音虯儌

音工堯反今夫子傲取毀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師古曰十七年晉攻郤氏長魚矯以戈殺郤錡郤犫郤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師古曰穆子叔孫豹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安安徐也孫子亡辭亦亡悛容師古曰悛改也音千全反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逐其君謂衛獻公出奔齊也外叛謂以戚叛之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

于鄭師古曰景侯名固文侯之子也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虖師古曰言不免於禍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師古曰日謂往日始適晉之時也子展鄭大夫公孫舍之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更改也今還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師古曰言心之所常行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為已心將得死虖君若師古曰言身為小國之君而事于大國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太子之妻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為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讀與班同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裯師古曰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裯音直留反穆叔曰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不度不遵禮度也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衣前曰衽言游戲無已也比音必寐反衰音千回反衽音人禁反是為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有為君之心言語視瞻非其常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言君能慎其威儀乃臣下所法效之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殺君篡國而取敗於乾谿也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師古曰單子周大夫單成公也戚衛地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虖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向音許兩反朝有著定師古曰朝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者也著音直庶反又音除會有表師古曰會於野設表以為位衣有襘帶有結師古曰襘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襘音工外反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

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其下並同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曰貌正曰恭言正曰從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師古曰不在正嫡之位而以長幼序之魯大夫送葬者歸告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婼昭子歎曰蔡其亡虖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墍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墍息也言在上者能

率位不急則其臣下恃以安息也鮮讀曰㦖塈音許既反令始即位而適甲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應劭曰水名今洛陽是也師古曰魏舒晉卿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書者蓋闕文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夫為政以臨其事也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傒衛大夫建天子謂立天子之居也傒音奚大事奸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虖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韓不信以城周之功役委簡子也而田於大陸焚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火田獵而見燒殺也定公

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師古曰隱公邾子益也玉謂朝者之贄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贛音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虖取之朝祀喪戎於是虖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不合法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祀也不體不得身體之節高仰驕也卑俯替也師古曰替廢惰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虖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庶徵之恒雨劉歆

以為春秋大雨也劉向以為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雨音于具反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雨音于具反後類並同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下震上也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

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下震上也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荄字也草根曰荄音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入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勸殺桓公以求為太宰翬音揮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謂桓公云隱欲殺之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

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𣪠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之服也金玦以金為玦也半環曰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狐突晉大夫伯行時為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賞以春

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壹其色用其衷則佩之度師古曰佩玉者君子之常度○劉奉世曰欲表其衷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師古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衣以尨服遠其躬也師古曰尨雜色也謂偏衣也遠音于萬反其下並同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尨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晉大夫也時為下軍御軍之常服則韋弁弗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

尨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常意反意也師古曰罕夷晉大夫時為下軍復反也金玦猶決去不卿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音扶目反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張晏曰鷸鳥赤足黄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今翠鳥也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鷸大鳥即戰國策所云啄蚌者也天之將雨鷸則知之翠鳥自有鷸名而此飾冠非翠鳥也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鷸冠蓋以鷸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術氏冠鷸音聿又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時已得罪出奔宋故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為公子也避驪姬之難

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焉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及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使燭之武見秦伯師乃退也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寸鐵為卷非法冠及高山也卷音去權反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周書顧命曰王有疾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

嫚不敬師古曰騶廐御也宰人主膳者也娛樂也戲音僖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悖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樂舞人所服此服妖亦犬既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言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若狗而著冠者耳冠音工喚反其下亦同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

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皐死不得置後又犬既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如淳曰辟君也適適子也妾子拜如淳曰無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帶持刀劍或乗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蓐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古曰車小故御者不得廻避而在天子茵上也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埜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

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師古曰損卦上九爻辭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師古曰為微行故變易姓名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師古曰票音匹妙反又音頻妙反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離如烏之集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師古曰溷肴謂雜亂也溷音胡困反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

黽勉猶黽勉言不息也遯樂言流遯為樂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賔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賔起即賔孟劉向以為近雞𮮅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鼂王與賔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鼂王之庶長子田于

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黨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猛及後為悼王子猛之黨謂劉獻公單穆公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鼂子猛及子猛弟敬王丐也劉子遂攻賓起殺之事並在昭二十二年子鼂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盈逐王子鼂子鼂奔楚定公五年王人殺之于楚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孟康曰輅軨廐名也師古曰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輅軨丞輅與路同軨音零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雞附足骨鬭時所用剌之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

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反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為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為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壄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言婦人為政猶

雌雞而代雄鳴是喪家之道也

䜌是論之黄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為太子妃王禁女也黄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為元帝王妃將為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為雄明其占在正宫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為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為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為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為太子故應是丞相府

史家雌雞為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為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言政皆出鳳天子不豫）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讀曰示）顓君害上（師古曰顓與專同其下類此）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迺崩此

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夷傷也離下坤上言日在地中傷其明也知時謂知天時者也賢而被傷故取明夷之義或衆在位師古曰言虚偽無實之人矯惑於衆在職位也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静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巳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師古曰鼷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旤也不敬而傋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

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亂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年秋公如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至十一年三月乃得歸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叔孫僑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僑如之譖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

工衡反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師古曰襄十六年晉平公會諸侯于溴梁也更音溴梁者溴水之梁也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溴音工覔反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師古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是奪其君政也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師古曰已解于上幾絶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辠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倈歸鄆讙龜陰之田師古曰夾

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茲無還以辭對又欲詐享公孔子又距而不受於是齊人乃服先是季氏之臣陽虎以鄆讙龜陰之田奔齊至此會乃以歸我鄆讙二邑名龜陰龜山之陰夾音頰讙音驩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師古曰桓子季平子之子季孫斯也女樂已解于上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師古曰衛詩相鼠之篇也亡儀無禮儀也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

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粤此其效也師古曰哀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山氏因遜于邾遂如越國人施罪於公孫有山氏而立哀公之子悼公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黄鼠銜其尾舞王宫端門中師古曰宫之正門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近黄祥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師古曰不原情者不得其本情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黄蒿栢葉上民冢栢及榆樹

上為巢桐栢尤多師古曰桐栢本亭名衛思后於其地葬也巢中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十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為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天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擅私爵祿誣罔其君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

月迺作主師古曰主廟主也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二月迺作主閒有一閏故十六月也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師古曰禘祭也一一而祭之文二年八月而禘距作主六月也致謂升其主於廟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師古曰躋音子奚反又音子詣反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為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

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師古曰墮毁也音火規反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師古曰祫合也毁廟及未毁廟之主皆合祭於太祖躋釐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逆

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誖厥妖城門壞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内反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内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既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虖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邇近也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蜩蟬也螗蝘也即蚼蟟也謂政無文理虛言噂沓如蜩螗之鳴湯之沸湆羹之將孰也蜩音調螗音唐蝘音偃蚼音貂蟟音聊湆音下館反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

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浪反）臣畏刑而拑口（師古曰拑籋也音其廉反籋音女涉反）則怨謗之氣發於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

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參為虎星故為毛蟲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犨郤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鮮巳在前郤錡駒伯也郤犨苦成叔也郤至昭子即溫季也國佐齊國武子也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虖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曰顛仆也腊久也言位高者必速顛仆也味厚者為毒久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叔也季溫季也犯侵也迂夸誕也伐

矜尚也犯則陵人过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音翹招舉也師古曰盡言猶極言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虖師古曰言無善人不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僖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來侵己當戰時而生故取仇怨之義以名子其弟以千畮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也畮古畝字也千畮亦地名意取能成其師衆也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服晉大夫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理然後立名義理既定禮由之出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師古曰政以禮成俗所以正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昔而有此名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虖師古曰替廢也及仇嗣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也桓謚也昭侯叔父故謂之叔也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

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稱公也事在桓三年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師古曰曼滿伯廖皆鄭大夫也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之離曰豐其屋蔀其家也弗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也間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間一歲者中間隔一歲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晉知伯汝齊相禮師古曰高子容齊大夫高止也宋司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盈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

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師古曰專自是也侈奢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魯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趙文子也名武前年十月穆叔與武同會澶泉至此年正月乃歸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諄重頓之貌也音之閏反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虖師古曰韓子韓宣子也名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

子也名宿言韓起有君子之德方執晉政可素厚之以立善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師古曰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劉名夏是周景王也時孟與諸侯會於虢故就而勞之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師古曰時館於洛汭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冠也言今服冠冕有國家何不追績禹功而庇廕其人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

而已苟免目前不能念其長久也儕音仕皆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虖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人年老閱歷既多謂將益智而又耄亂也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之心人為神主故神人皆去也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即死不復見明年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子即公子鍼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虖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輔助相與共成立

之不數世淫弗能斁也趙孟曰天虖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贊佐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孰為一稔言少尚當五年多則或不啻也稔音人甚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蔭影也趙孟自以年暮朝不及夕故言五年不可待也蔭讀與陰同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玩愛也愒貪也與幾何言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楚令尹與齊宋衛陳蔡鄭會于虢設服離

衛張晏曰設服者設人君之服離衛者二人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衛也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豹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其服美似人君也為其令尹文過師古曰伯州犂楚太宰也言受楚王之命假以此禮耳蓋鄭行人子羽曰假不反矣師古曰行人官名子羽公孫揮字也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皙攻殺伯有令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子皙鄭大夫公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為亂也子且自憂此無憂令尹不反戈也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虖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為君則楚國有難子亦有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憂也二子伯州犂行人子

羽也師古曰國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圍以是年篡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為圍所殺故言可閔應說非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應劭曰言國有憂已乃得以成功也師古曰招陳公子哀公弟也言因憂以成事事成而樂也招音韶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不害師古曰齊子衛大夫齊惡也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退會子羽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憂不及已而妄憂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師古曰太誓周書也三大夫兆憂矣能無至乎師古

曰兆憂謂開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所言以知禍福之類

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后周景王之后謚穆也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器物也填音竹刃反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彝器常可寶用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叔父之使故謂之叔氏也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昔而高祖

司晉之典籍師古曰以為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而亦汝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賔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師古曰忘祖業籍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所樂終於此事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師古曰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達子之志言三年之喪二后及太子也於是乎以喪賔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哭今適既葬故譏其早也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曰經謂常法也既不遂服又即宴樂是失二禮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志記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憖且辭也言旻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一老使屏蔽我一人也師古曰憖音魚覲反子贛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師古曰夫子謂孔子也昏謂惑也愆過也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弗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諸侯之號故云非名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師古曰孫

讀曰遯遂死于越師古曰已解于上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兹謂張孟康曰欲得賢者而不用人君徒張此意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兹謂廣李奇曰廣音曠韋昭曰謂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兹謂僭師古曰緣歴也言歴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兹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兹謂僭其旱

澤物枯為火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宜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事在二十年）諸雩旱不雨畧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師古曰萊國即東萊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師古曰犇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魚石宋左師也公子目夷之曾孫也）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

曰自鄢陵戰後鄭遂不服故諸侯屢侵伐之

襄與諸侯共圍彭城 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彭城

城鄭虎牢以禦楚 師古曰事在二年虎牢本鄭邑時已屬晉蓋追言之

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師古曰公子發鄭穆公之子子產之父也字子國

使大夫會吳于善道 師古曰使仲孫蔑會吳也善道吳地

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 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卿遞帥之而征伐今季氏欲專其人故增立中軍三卿各主其一也事在十一年

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 師古曰比年頻

年也荀吴晋大夫即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晋侯使来聘慶封齊大夫也二十七年齊侯使來聘　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犇師古曰事在五年牟夷莒大夫也二邑謂牟婁及防茲也　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魯大夫時昭公適欲朝晋而遇莒人來討將不果行叔弓既敗莒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為援好也　外和大國内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

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姓即齊歸也齊謚也蒐謂聚衆而田獵也比蒲魯地名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為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出其中也魯地謂武城也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丘弱茅地也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師古曰叔孫昭子也婼音丑略反是春迺歸之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為時后氏

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郈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郈之雞鬭季氏芥其雞郈子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宫於郈郈氏且責讓之故郈昭伯怨之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為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姒與雍人檀通而譖季氏之族人季公亥公思展故平子殺思展以故族人皆怨之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師古曰子家駒即子家懿伯莊公之玄孫也一名羈昭公遂伐季氏為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事並在六年中城魯之邑也二大夫謂季孫斯仲孫何忌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

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秦郎薛皆魯地奢侈不恤民黿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宋祁曰朱子文云者字宜去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犇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也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内史也叔氏服字會葬葬僖公毛伯賜命師古

曰亦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國伯爵也賜命者賜以命圭為瑞信也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之也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公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纁之幣謂公為婚于齊又與諸侯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也垂隴鄭地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音普大反躋釐公主大夫始顓事師古曰謂季孫行父也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以救之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禭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之禭也凡問喪者衣服曰禭成風僖公之母也成謚也風姓也禭

音遂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二年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犇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郕國伯爵也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遂秦大夫名即左氏所謂西乞術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師古曰事在十一年諸鄆二邑名也諸即琅邪諸縣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

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絶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上郡之縣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都之縣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

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又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謂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

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讀曰讁 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也 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

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為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謡曰丙之晨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謡袀服黑衣振振袀服之貌也袀音均又音弋春反振音只人反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犇師古曰賁音奔焞音吐敦反又音敦是時虢為小國介夏陽之阸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介隔也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虖師古曰卜偃晉大夫主卜者偃以童謡對曰克之十

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謡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廼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内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鄭國人不説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絶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謡曰鸜之鵒之公出

辱之師古曰鸜音劬鴝音欲鸜鴝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鴝跦跦公在乾侯臣瓚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師古曰跦跦跳行貌也跦音誅乾音干徵褰與襦師古曰徵求也褰袴也言公出外求袴襦之服鸜鴝之巢遠哉搖搖師古曰搖搖不安之貌裯父喪勞宋父以驕師古曰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故云裯父宋父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鸜鴝鸜鴝往歌來哭師古曰謂昭公生時出奔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鸜鴝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裯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

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鸜鵒之謡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

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鍰讀與環同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象漢家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歆以

為毛蟲之孽為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師古曰謂慶父縊死叔牙鴆卒齊人殺哀姜也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閔公前後見殺而齊侯欲取魯國也董仲舒指畧同京房易傳曰麋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厥咎國多麋昭帝時昌

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猘狗師古曰猘狂也音征例反猘狗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閱為宋卿師古曰為右師閱卒臣使賊殺閱家宰遂就其妻宋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桓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廼止華臣炕暴失義內不自安故犬禍至以奔亡也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橶高后掖師古曰橶謂拘持之也橶音戟拘音居足反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鴆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搉其眼以為人彘師古曰搉謂敲擊去其精也搉音口角反凡言彘者皆豕之別名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也音廢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武及秦周伐雍門之荻是也○劉敞曰平陽當作平陰先是帝兄齊悼

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并成陽恭王喜是謂七王兄弟並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鄉讀曰嚮此下亦同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師古曰與讀曰豫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

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茍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爲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似兵革外附它類失衆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玆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共止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

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彘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曰浮沉湛讀曰沈後皆類此幾以獲神助師古曰幾讀曰冀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取將賣之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佞周大夫也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師古曰鄉讀曰嚮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鼂

犇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住而待此車馬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張晏曰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師古曰鎬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告鎬池之神云始皇將死耳無豫于武王也張說失矣因言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暴

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隂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隂類也隂持髙節臣將危君趙髙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髙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烏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為石隂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

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顛墜也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氂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强曲者也音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謚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即赧王之高祖也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

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為致德祚也）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

水厥咎壯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前漢書卷二十七中之上